

助力大健康背景下打造重症监护室有温度的医学科普

◆ 邹海 陈臻瑶 宋宏伟

信任至关重要。

医学科普是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它不仅有助于普及医学知识,还有助于患者和家属更好地了解疾病和治疗过程。在过去,医学科普主要依赖于书籍、学术论文和专业讲座,这些方式虽然有效,但通常较为抽象和晦涩,难以让一般人理解。《走进重症监护室》一书采用了创新的科普模式,通过实景还原,将监护室的真实情景呈现给读者。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患者和家属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重症监护室的工作环境和医学实践,通过逼真的场景再现,读者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内容,以及各种医疗设备的作用。这种直观的学习方式有助于打破医学知识的壁垒,帮助普通人更好地理解 and 参与。

在医疗领域,有效的沟通是医患关系的核心。患者和家属需要明确了解患者的病情和治疗计划,而医生和护士需要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担忧。然而,在重症监护室中,由于患者病情复杂,医学术语晦涩,有效的沟通往往面临挑战。《走进重症监护室》不仅提供了医学知识的科普,还详细介绍了ICU中信任至关重要。患者和家属需要明确了解患者的病情和治疗计划,而医生和护士需要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担忧。然而,在重症监护室中,由于患者病情复杂,医学术语晦涩,有效的沟通往往面临挑战。

《走进重症监护室》不仅提供了医学知识的科普,还详细介绍了ICU中信任至关重要。患者和家属需要明确了解患者的病情和治疗计划,而医生和护士需要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担忧。然而,在重症监护室中,由于患者病情复杂,医学术语晦涩,有效的沟通往往面临挑战。

《走进重症监护室》不仅提供了医学知识的科普,还详细介绍了ICU中信任至关重要。患者和家属需要明确了解患者的病情和治疗计划,而医生和护士需要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担忧。然而,在重症监护室中,由于患者病情复杂,医学术语晦涩,有效的沟通往往面临挑战。



当代医疗领域正在经历快速的变革,不仅包括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的不断创新,还包括医患关系的演变。在过去,医生通常被视为权威,患者则被动地接受医生的决策和治疗。然而,现代医学强调患者的自主决策和参与,倡导医患之间的平等和合作。这一理念在重症监护室中尤为重要,因为这里的患者通常情况危急,治疗需要高度的专业知识和团队协作。

在重症监护室中,医患信任关系的建立至关重要。患者和家属需要相信医生和护士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治疗患者,而医生和护士也需要相信患者和家属会积极参与治疗和遵守医嘱。这种信任关系不仅有助于治疗的顺利进行,还有助于减轻患者和家属的焦虑和压力。然而,建立医患信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特别是在重症监护室这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下。患者和家属常常面临着生命垂危的情况,焦虑和恐惧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决策能力和情绪状态。医生和护士也可能因工作压力而感到疲惫和沮丧。因此,有温度的医学科普对于建立医患

“故事海”中的女人们——读《海飞自选集》

◆ 尤 佑

近些年,中国文学的生态葳蕤生香。单就小说而言,形象化的表达日趋明显。小说家塑造的人物群像,出于生活,反映时代。一大批作家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书写当下中国思想流变,尤其是文学语言的可视可感方面,诸多小说家在小说内在流变中完成了先于市场的转换。作为“左手小说,右手编剧”的海飞,就是“形象化表达”的典型。

言语所及即世界所抵。海飞的中篇小说创作因其本身构想而自成多元世界,欲者见欲,仁者见仁,大悲大喜者悲恸不已又欣喜若狂,这竟是虚构的真实,是生命的极致写意。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中阐释道:“语言乃是家园,我们依靠不断穿越此家园而到达所是。当我们走向井泉,我们穿越森林,我们总是已穿越了井泉字眼,穿越了森林字眼,甚至当我们没有说出此字眼和没有思考任何与语言相关之物时。”从语言的意义上说,“丹桂房”已经不是地理上的绍兴诸暨柯桥丹桂房,而是更加真实的文学意义上的“丹桂房”。

丹桂房的文学意义,类似于密西西比牛津小镇、马孔多、葛川江、高密乡、延津、香椿树街、花街……都是语言的家园。但与那些文学地理不同,海飞的丹桂房有着不一般的自然属性,尤其是那里的女人,柔中带刚,像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海伦。用海飞自己的话说:“女人为了活下去,总是有办法可以想的。”的确,在海飞的中短篇小说中,女性主义不可忽略。

《匪声》中壮硕的三民在悲情中死去,陈小春的生命之光暗淡;《干掉杜民》中那些女人,是男人矛盾的助燃剂,类似毛大老婆、赵小兰、小凤等;《乡村爱情》中的花满朵;《秀秀》中张小芬、秀秀;《萤火虫》中的春花、阿斗和秋月;《为好人李木瓜送行》中的马寡妇;《遍地姻缘》中的银子、

李芬芳……已然构成了文学丹桂房的人物群像,她们是更富人性细节的典型形象,一个个复活于海飞的语言家园。当她们走出丹桂房来到上海石库门,就变成了《秋风渡》中的招娣、王佳宝、杨巧稚、雅仙;当她们走出丹桂房来到杭州,就变成了《我叫陈美丽》中的陈美丽、卷卷、阿蝶和吴山花。

基于此,我们应该如何审视海飞创作中的女性主义呢?是陪衬,还是以弱为强?以《遍地姻缘》中的银子和李芬芳为例,或可窥探一角。李芬芳在丹桂坊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在纷乱的世道中,作起了婚姻介绍生意,这无形中对老婆婆银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小说围绕寡妇王月亮的出嫁问题为主线,以拖油瓶蛋蛋为制衡砝码,让新旧娼婆明争暗斗。显然,这是一个无需考虑真实性的小说,虚构是更真实的写意。“遍地”一词传递出来的不是姻缘之喜,恰是烽烟遍地之悲;“娼婆”之争在弱者的灵魂中见血,恰是妇孺尽毁的残酷;李芬芳的跪地求饶,不过是伍仟之资,而“姻缘”不过是“生意”罢了。我相信,海飞绝非戏谑之徒,而是带着大悲悯为那些蝼蚁般生命塑形放歌,以求得世道人民的共鸣。

由此观之,海飞小说中的女性恰恰是“被叙述的她者”,她们与“英雄们”“硬汉们”形成更高的融合,恰似阴阳之道,尽在方寸之地丹桂房。

另外,海飞的小说中始终存在“关照弱者”的人性哲学。从生物学和心理维度上考量,男女有别,谁强谁弱,不仅表现在力量上,更是韧劲的较量。兰瑟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和其专著《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强调了女性主义者的“声音”指的是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表达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近年来,对于叙事视角中的性别差异研究,由于与女性主义研究、身份研究等密切相关,而日益受到评论界的

常见问题的治疗和患者家属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信息为医生和护士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更好地与患者和家属交流,回答他们的问题,解释治疗方案,并提供支持。这种信息的传递有助于建立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沟通渠道,减少误解和焦虑,有助于医患之间的信任建立。

在重症监护室中,患者家属通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患者的亲人,还是患者的监护者和支持者。然而,他们常常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and 情感挑战。看到亲人卧床不起,需要依赖医疗设备来维持生命,这对家属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负担。

《走进重症监护室》作为一本创新的医学科普书籍,不仅向读者介绍了重症监护室的工作原理和医学知识,还通过实景还原和案例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帮助患者和家属更好地理解 and 应对ICU中的挑战。它为医患关系的建立和医疗协作的推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康复率 and 治疗效果,同时也提升了医疗卫生领域的科普教育水平。通过促进医患之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本书有望在未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医疗领域朝着更加人性化和普惠化的方向发展。



重视。以此考量,《秋风渡》是不可低估的作品。这是一个细分女人层次的作品。招娣是一个孤女,但她身上有所谓披靡的善的力量,嫁入白家成为秋风渡的主人,以一生沉浮见证时代苍凉。她一嫁上海老板白全喜,二嫁国民党军官楼国栋,三嫁日本商人光夫,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风云,而她的独立与纯粹,赢得了类似“凤鸣”的诸多男人的保护。在她的光环之下,王佳宝是传统至善,守信坚韧的女性;杨巧稚是恣睢多娇,贪图享乐的女性;雅仙则是嫉妒心强,难解良善的女性,她们都是合理的存在,都是时代的侧影。

海飞作品中的女性群体,如深海中的幽光,增加了精神的厚度。“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若耶溪的明净与宁静不止步于语言丛林之中,它向着大海、大洋的广阔。海飞的小说犹如若耶溪的七十二支流,经绍兴柯桥丹桂房而出,在镜湖、西湖中照照面影,直抵海洋。而苏州河则是历史的血脉,当招娣带着一份纯粹来到秋风渡,那是“良善者”的写意,她就像是海飞带着血脉里的上海基因,回到侦探华良的隐秘世界。故事早就酝酿在血脉中,犹如“仙浴来”的“安大奎”案作为支流,数年之后酿成长篇小说《苏州河》;丹桂房的“张满多”,分身出多个“花满朵”;吃着烧饼勘察血案现场的华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复活成陈夏、陈山、陈宝山、陈昆仑、田小七……

海量的故事与盈满雪国静气的精神细节,让海飞的中短篇小说具备可浅可深的阅读价值。因而这位高产作家还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或许可以是汪洋中的一叶孤舟,它划向静止的深渊,走向决绝的从容,而心灵始终盈满上苍之光。

那些无法赞美的



黄德海

关于《那些无法赞美的》

大多时候,我们太自负了,觉得仅凭记忆就能留下朋友动人的风姿。不料,遗忘和风化总是先于衰老到来,即便彼时再怎样鲜烈的印象,转眼间便消失如沙上的足迹。就像,如果没有这本《那些无法赞美的》,我已经快要记不起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木叶了。

说起来,这真是一本奇特的新书,因为收的都是旧作。书中的文字,最早的写于1995年,那时木叶还在读大学;最晚的写于2008年,那一年,木叶跟我说,“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言表”。

这本收录旧作的新书分为四辑,不管是否还是无心,差不多正好对应了四个不同面向的木叶。

这些年,木叶以文学评论家为人所知,他似乎也认真地履行着这个角色。在那些篇幅不一的评论文章里,木叶谨慎地阅读、思考、追问、商量,很少脱离文本,更绝少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而是体贴周全,期望从作品里掘发出什么独特的东西。

《那些无法赞美的》四辑里,只有辑四清晰显示了他评论家的面向。跟近年的评论文章不同,辑四收入的文字,显示出木叶更为鲜明的个性。不用说文字风格的摇曳多姿,他对诗歌走向的认知和对诗歌品格的确认,他试图把庞大的古代诗歌评价系统引入现代诗的努力,他不断试图隐藏的锋芒和始终遮挡不住的热切,都能从这部分文字里看出端倪。

无论文体还是内容,辑三的文章最为庞杂,其中有信件,有序言,更多的是关于画家、诗人、作家、导演、歌星和异类人物的写照。正因为庞杂,我们能从中看出木叶一直留心问题,他对卓越的辨认从不忘记社会影响,他对人的观看从不漏掉历史背景,他体认生的时候从未忘记死,他要识别反抗和委屈之间的界限,他试着勾勒出人生之河中那些腾起的巨浪。用木叶自己的话来说吧,他“注目于生命力和创造力,注目于真相之严酷和自由之漫漶”。这,或许可以称为木叶的社会面向?

辑二主要收入的是关于古诗的文字,看起来却是崭新的。或许,这正是木叶写作这类作品的目的,他试着把自己身历的一切带入古诗词,从而把那些诗词或诗词中的一句话重新点燃,照进我们置身的这个时空。他当然知道,“一个人一生可能也擦亮不了几个词,擦亮了还会继续黯淡下去”,可是,如果连这短暂的擦亮也没有,人生岂不是太过荒芜?这部分作品,是我最爱读的木叶文字之一,他以诗心比照诗心,以巧思勾连佳句,显现出对古诗的特殊敏感和对当下的切身感受,是诗人间的灯下故人对影。

最难归类的是辑一,既有可以称为“诗小说”和“散文诗”的两篇,又有写汶川之行的纪实之作。木叶说这三篇写的是“爱与死”,或许也可以指认为那些无法言表的东西。从未经历死,我们该如何谈论?即便经历过爱,我们又如何开口?目睹了灾难现场,我们该如何写下?世间的所有事物,只要你心怀虔敬,没有一样是可以轻易赞美和言表的。那些摸索着写下那些不可言说之事的人,是文字的探险者,因为他们试着把造物的深心移到纸上。

或许,根本就用不着把木叶分成四个。无论是敏锐的评论,还是对社会的关照;无论是诗人的思通古今,还是探险者的决意孤往,最终都一起成为了写作者木叶。他聆听着古人的言语,置身于今世的潮汐,体察着人间的悲欢,然后把这一切放进自身。当这个自身开始运转,那些卓越的人物,远方的惊雷,还有那些日常的琐碎,近处的悲欢,都一一涌入笔下,化为属于木叶的文字世界。这个世界,是木叶诗歌中的那根可以渡过大海的刺,悬挂着他所有的爱,所有的欢喜,包括所有的深痛和隐衷。

任何谈论最终都意犹未尽,说得再多仍然是无法言表。关于这本小书,要说的好像很多,写出来,也不过是这点儿话。好在,有一些诗安慰着我们——

万物赤裸,一些繁琐的事物锻造着生活

锻造。将锋利移入体内。锋利。死

也是一种妥协。我点燃一支烟,重新思考

那些无,那些无法赞美的东西

那些无法赞美的东西赞美着世界